

惜芳飛

顧明道著





飛 分 惜

集 一 第

行 發 店 書 光 藝 天 奉

康德九年二月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六月五日發行



社會
小說
惜分飛 (第一集)

定價國幣壹元三角

編輯人 石成斌
天津市濟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印刷人 董致榮
天津市濟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所 關東印書館
天津市濟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發行所 藝光書店
天津市濟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代售處 全滿各省各大書局

惜分飛目次（第一集）

第一回 碧海清遊晨鐘驚幻境

伊人小病尺素慰癡情

第二回 苦雨淒風人天永隔

啼珠泣玉身世可憐

第三回 秋水泛輕舟詩情勃發

翠樓談往事趣劇橫生

第四回 同顧農家慇懃爲義教

獨臨僻野猖獗有強徒

第五回 如此復仇人心叵測

爲誰流血友愛堪欽

第六回 憔悴芳心何來不速客

纏綿病榻忍話當年情

第七回 冒雪晤良朋請嘗旨酒

觀梅論刺客聊吐感懷

第八回 花殘月缺古刹哭靈

酒綠燈紅名園驚豔

長篇
小說

惜分飛

第一四 碧海清游晨鐘驚幻境 伊人小病尺素慰癡情

海面上起了一陣陣的涼風，吹動那渾藍色的海波。一個一個的小浪打到海灘邊來。雖沒有款款鏗鏘之聲，却也很合着節拍，血紅的太陽已漸漸的向西邊沉下去，日間的炎威已是稍殺，而餘光反射在天空裏，片片雲霞發出綺采來，如披金縷衣，如穿雲錦裳，五光十色，頓成奇觀。一長條青。一長條白，鱗鱗然的紫，夾着淡紅橙黃，雖有名畫師，恐也繪不出這大自然的美色，古人詩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似乎有惜其爲時甚暫之意，却不知夕陽的好就是在這一剎那間的時候，千變萬化。顯出天工的奇妙來。雪一樣的海鷗，兩隻三隻從海面上輕掠而過，映着陽光，白羽上更如鍍着黃金，越顯出他們的美麗，還有那些掛着大帆的漁舟，在暮靄斜陽中打漁回來，帆影映日，濤聲送舟，漁哥兒唱着漁歌俚曲，逕向山下水雲鄉裏歸泊，這普陀山海濱。夏日薄暮時的風景。果然又清幽，又雄壯，又美麗使人們俗慮全蠲，暑氣都消，最是好看了。便是海灘上三三兩兩的青年男女，或是站在石上，披襟當風，或是臥在水邊，細訴衷情，輕綃裹體。冰肌生涼。宛似樂園中的伴侶，至

於在海水中就浴的男女，都穿着五顏六色動人注意的游泳衣，淺浮輕拍，隨波逐流，或仰或俯，或動或靜，沒有一個不怡然自得。當然煩惱的人也不會到這裏來的。即使有什麼煩惱，也被海浪沖洗得一乾二淨了，有些善於泅水的人，往往要在衆人面前賣弄他的本領，便游到遠處去，全身浸在浪花裏，好似要去一探龍宮之所在，在這一羣人中却有一對年輕的男女，在東邊海水中載沉載浮，宛如戲水鴛鴦，一會兒那女的嬌喘微微，對男子說道，哥哥，我已力乏了，上岸去休息休息吧，男的向女子看了一眼，微笑道，慧君，你不能再等一歇嗎，慧君搖搖頭道，實在不濟事，去吧，男子遂挾着慧君，向海灘邊游來，大家立起來，走上了岸，便到一處雙雙坐下，慧君伸了一個懶腰一掠伊頭上的雲髮，帶着笑對那男子說道，究竟我的功夫還淺，在水中的時候也不多，已是力乏了，這未免太掃你的興吧，男子道，這不過是逢場作戲，借此練習練習，你既然覺得力乏，也就適可而止，何必勉強呢，你睡下歇歇吧，慧君笑了一笑，身子一仰就平平的睡在海灘上，男子却盤膝坐在伊的身邊，靜默了一回，這時候海邊浴水的男女尚在那裏游泳，一個個圓而小的海浪向海邊撲來，映着夕陽，一個紅，一個青，一個紫的，煞是好看，天空裏西邊上落日映紅，東邊却見那一鉤明月已在蔚藍色的天幕上隱約露出伊的俏面龐，偷窺下面的海景，回顧山上怪石巉巖被太陽的餘光反射着，有的變成紫色，有的變成赫色，襯着上面的蒼松綠樹，也點染

得非常奇妙，男子瞧着，不覺喝一聲彩，慧君慢慢兒的說道，智哥，你沉醉在這個晚景中嗎，男子點頭答道，不但這山色波光饒有畫意，使我欣賞着大自然的美景，而又有素心人爲伴，飄飄欲仙，此樂何極，恐怕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吧，慧君聽了，臉上微有奇異的樣子，立刻問道，怎麼你以爲今天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呢，男子道，正是，世間的事是變幻無常的，人生的歡聚也是有限的，你不看天上的浮雲嗎，一回兒來，一回兒去，刻刻在那裏變化，不知從那裏來，也不知從那兒去，恐怕它自己被風送着，也不知怎樣的一回事呢，我們人類的聚散離合，不也是這樣嗎，他說着話，一手指着天上的雲，恰巧正有一片淡紫色的雲從他們倆的頭頂上推過去，慧君一聽這話，不勝悵惘，雙手抱着頭，搖了一下說道，智哥，你剛纔不是說過今天是你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這一句話嗎，你說這話當然是感到快樂而說的。爲什麼我問了你一聲。你便說出這種衰頹語來呢，我們人類是有理智的，有情感的，怎麼去和天上的浮雲相比，男子嘆道，慧君，你雖然說得不錯，可是理智往往不能克服情感而反被情感制勝的。情感又往往容易跟着環境而起變化。所以都是靠不住的，而所說的快樂也不過在人生過程中一霎那間的感覺，惟其如此，我要說那些話了，慧君向他臉上望了一望，又說道，你的人生觀怎麼這樣的空虛而脆弱，我不相信你這些話，但是我也覺得你是有感而發的，男子怔了一怔道，怎見得，慧君閉着眼睛說道，你是不是

因爲我下半年要到南京去求學而發生這個聚散無常的感慨嗎，我想我人究竟不是天上的雲，暫時的離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慧君說道這裏，聲音微微有些顫動，不說下去了，男子把他的手掌頻頻搓着，却不說什麼，慧君張開眼來，把身上的浴衣向底裏拉了一下，又說道，這件事是我太固執了，爲什麼我要不聽你的話呢，你本勸我一同去考之江的，但是我因爲立志要讀教育，所以要考南京大學，希望考取了，在教育系中專心研究，將來可以廁身社會，服務教育，把智識去灌輸給一般同胞。爲學教育的關係。這是我的志願，我不想讀政治經濟，我不想讀文學，也不想學美術，因爲我本是一個身世可憐的薄命女子，倘然我沒有受教育，現在恐怕不知怎樣的飄零墮落，幸而我的機會好，逢着義薄雲天的大恩公，一手提拔，代盡教養之責，把我讀到中學畢業，也非容易的事，而我的求知識還沒有滿足，而想讀大學，多謝智哥能和我深表同情，極力代我說項而使我達到目的，這種誠意的相助，真使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從此以後，我更要努力攻修，以期不負我知己的盛情，恩公的大德，然而世間一切的可憐的女子那裏能够都像我這樣得到好機會，所以我決心要讀教育，預備將來爲我們婦女界中一般可憐份子多想點法兒，方纔償了我的心願了，之江那裏沒有這一系的，並且聽說南京大學的教育系一晌成績很好，我於是不得不有違你的雅意而單獨進行了，在私誼上實在很對不起你的。幸虧你能原諒我。不過我心裏更覺

慚愧，伊說完了這話，一手按在胸口，敏妙的雙眸向男子緊隨着，靜候他的答話，那男子點點頭說道，你不要這樣說，我已明白了你的志向，佩服得很，我心裏很熱烈的希望你有成功的一日，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我想總有一天你的志願會得實現的，慧君又道，話雖這樣說，只是我現在要去考南京大學，還不知能不能錄取，倘然名落孫山，我真的要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了，所以我心裏常常惴惴然的憂慮呢，男子道，你何必這樣多憂呢，像你這樣好學不倦，已有很豐富的學問，以我看來，此次前去考試，真如探囊取物。何患不中。慧君搖頭道。這是不可恃的。滄海一勺。我的學問淺薄得很。外邊高出我之上的大有其人，我又麼可以穩取荊州呢。男子道。失敗爲成功之母。即使萬一不能考取。或者捲土重來，或者投奔他校，這也是很光明的，何至於說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呢，慧君道，我此番讀書完全是仗着人家的幫助，而且你什經勸我同入之江，而我沒有答應你，我倘然到那裏去考不取時，一則對不起幫助的美意，二則怕遭人家訕笑，說我是個沒出息的劉阿斗呢，男子道，我決不笑你的，慧君道，無論如何，我心裏必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便是一般同學們到那時也要說我自不量力，我想到了考取之後。若然一看到榜上無名時。我心裏必然有生平沒有嘗過的苦痛。教人如何不擔憂着呢。去年報紙上不是登載過某女生因爲投考大學不取而臥身路軌上，情願被火車碾死的新聞嗎，人家大多數要批評某女生的懦弱，何以如此無勇氣而出於這樣

慘酷的自殺呢，其實那某女生曾經着疊次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一時氣憤難洩，便爾輕生這是應當憐惜的，一個人若不是身歷其境，又安能知道此中的痛苦呢，男子搖搖頭道，這種自殺，我雖然不能够把某女生的內心剖解明白，但是無論如何，總以爲太偏激了，我要問你一聲。倘然你考不取南京大學時。難道你也要效法那個某女生的行爲嗎，慧君微微笑了一笑道，恕我不能回答你，不過我自信尚不至於這個地步，男子拍起手來道，對了對了，你一定要有堅固的自信力。我想你一定可以考取的。所以不必鯁々過慮，好在離開考期尚有半個月，此番普陀回去，祇要預備幾天，沒有多大困難的，我送你上南京去考便了，此我也要一瞻異地風光哩，慧君連忙向男子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有智哥伴我同往不但足解旅途岑寂，也使我增加不少勇氣呢，男子道，慧君，你游了普陀，便學會了這句空門口號，真滑稽了，我雖然伴你去考，只是你考取之後，便是我們別離之期了，須別離的滋味別有一種苦痛呢。慧君道。那麼你可願意我不考取嗎，男子把手搖搖道，我不自私自利的人，我已說過要幫助你達到你的志願，爲什麼要希望你考不取呢，那麼我前幾天向我父親說的話，不是白費唇舌了嗎，慧君見男子說這話時，似乎有些發急，遂側轉身來，向着他帶笑說道，我不過和你說笑話，早知你也不是這樣的人，你們待我的好處，真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可離者形體，不可離者心靈，他日我雖在南京讀書，而方寸之

內，惟有智哥，別離的滋味不消說得令人難受，然而天下的至樂都是從苦中體驗出來的，我人倘不嘗到一些苦味，又那裏會覺得真正的樂趣，因此，我奉勸智哥的人生觀，不要過於空虛，你待人的情感是十分濃厚的，我常常覺得你很容易爲了一件不甚相干的事而觸動你的心，趨向於悲觀的一方面，恐怕這是很不宜的吧，你的身體是不十分強壯的，我願你千萬要自己珍攝，長保你的健康，你的家庭總算是美滿的，倘然換了我時，你又要怎麼樣呢，慧君說這話時，言詞十分誠懇，態度更是非常溫柔，覆在那烏黑而長的睫毛下的眼眶裏，隱隱有些晶瑩的淚珠兒，好似草上的玉露，直射到他的目光中，於是他整個的心靈不覺活躍似的，便握住慧君的玉手，在伊的手背上吻了一下，在那時慧君也覺得異樣的興奮，非常的感動，兩人的靈犀可說是相通的，驀地惶的一聲鐘響，把慧君的芳心喚醒過來，這是普陀山上僧寺裏的晚鐘嗎，不是，這乃是禮拜堂的晨鐘，惶惶地接連着鳴下去，伊一定神，向四面一看，那裏有什麼海濱，又那裏有什麼智哥，自己正睡在新生醫院的病房裏，晨曦從玻璃窗裏射進來，照到了伊的病榻上，伊斜靠在枕上，默默然的臉上浮起了一層薄薄的紅霞，那麼難道是黃梁一夢嗎，却又不是，原來在伊腦海中正映着兩年以前初夏的普陀海濱可憶的一幕，一個人在病中無聊的時候，往往常要想到以前的影事，悲歡離合也未嘗不像一個夢啊，可是世事變幻無常，和天上的浮雲無異，伊的智哥所說的話，不能

算不對的，這兩年來的情形確實起了些變化，在伊的心版上所鐫的智哥小影，雖然沒有幻滅而環境却已是錯綜複雜得多了。伊是前幾天患了重的腸胃病。所以從學校裏送到這個新生醫院裏來診治的，幸而入院以後，經過王醫生的診察，注射了兩針藥劑，又服了兩天藥，病狀已是減輕，脫離危險之境了，今天星期日，一清早醒了，服過一回藥，獨自睡着，岑寂得很，便起了種種的回憶，從幼時孤苦伶仃的情形，一幕一幕的直想到那可憶的一幕，似乎這病室之內就是普陀的海濱，金黃的旭日就是可愛的夕陽，而智哥的小影又湧現在伊的眼前，憶々々，忘記了面前的一切，若不有禮拜堂鐘聲敲動時，這個深深的回憶不知要到何時纔止呢，隔了一刻，有一個女看護陪着醫生進來，那位王醫生代慧君珍過脈後，又檢驗了一回，對伊點點頭，微笑道，恭喜女士，你的病來得凶險，去得也很快，現在祇要你在醫院裏好好兒的靜睡數天，便會完全痊癒，我再同你換一種藥水吃吧，慧君笑道，真是僥倖，這也足見得達克透醫術的高明了，王醫生笑道，不敢當，慧君又道，我再住三天可以出院了嗎，王醫生笑道，女士，你不要這樣心急，貴恙已算是好得多了，我說你至少再要住一星期，慧君道，啊，再要住一星期嗎，不但厭氣得很，而我學校裏的功課也是不能長久荒廢的，王醫生笑道，你身體要緊呢，還是學問要緊，看護在傍也說道，這位小姐太用功了，昨天伊剛才好些便要什麼書，又要坐在床上寫信，都被我阻住的，王醫生

笑了一笑道，真是一位女學士，遂寫了一張藥方，交給看護，自己走出去了，看護和慧君閒談了幾句，也就走出去配藥了，慧君在枕上假寐了一會，不覺又想起伊的智哥來了，伊想此刻我住在醫院裏，而他也是住在醫院裏，不過天各一方罷了，但是我的住醫院，在前幾天連我也做夢都想不到，他自然是不會知道的，還是不給他知道的好，因為他若然知道我臥病醫院，他必定爲了我而多一重心事，帶累他精神上更要不安，對於他是無益的，且待我完全好了以後，再去告訴他吧，我已有好多天沒有接到他的來鴻，不知他的身子是不是比較夏季裏進步一些，我常常爲了他的病而惦念，但我不能陪伴他，在他孤寂的時候安慰他，這是在我心裏異常歉疚的，爲什麼他沒有信來呢，唔，也許是我到了醫院，他的信却寄在校裏啊，但我離校的時候曾吩咐校役金生，凡是外邊有寄給我的信，教他轉送到醫院裏來給我看的，金生是一個最誠實最聽說話的校役，倘然智哥有信前來時，我想他一定要送來的。但是他爲什麼不來呢。大約是沒有信來了，倘然我能够坐飛機時，那麼坐了飛機，也可以到那裏去探望一遭，伊想到這裏，腦膜上又映出一幕影事來了，在莫千山肺病療養院的病室中，伊正和智哥面對面的坐着，智哥對伊說道，多謝你到山上來探望我，使我得到不少安靜，十天的光陰真是可貴的，可惜過得很快，沒法使日影長駐，今天你要下山了，我也不能再留你，希望你到校以後，努力研究，爲你自己前途而設想，在有暇的時

候，常常寫些信來，以慰我的岑寂，至於我不幸而被病魔纏繞，往日的壯志幾乎全銷磨了，不得已而到這山上養病。倘然我的病還能够好時，自當繼續學業，不負愛我者的厚望，可是照了某醫生的說話，恐怕我已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了吧，他說到這裏，瘦白的手在那裏發抖，自己祇得用話安慰他一番，其實心中也是充滿着無限的愁思和別情，找不出一句真實而有力的話足以安慰病者，而時光是不待人的，伊不得已已在伊口裏進出了一個「別」字，而和智哥告辭，上山來接伊的人早已代伊攜了箱篋等行李，匆匆的走了，於是伊走出院來，他也送到醫院的門前，彼此握了一下手，悵悵的說了一聲再會，自己遂坐上肩輿，早被人抬了走。偶然回過頭來看時，却見他兀自孤獨的站立在醫院的門前。向着伊的肩輿癡癡地看着，但是一轉眼間，自己便瞧不見他的影兒，當然他也瞧不見伊了，不見了，不見了，在伊眼前的幻像漸漸地淡了，門外起了一陣足步聲，醫院裏的茶房走進伊的病室，衝破了伊腦海中的思潮，拾起頭來，只見那茶房手中拿着兩封信，送到伊的床前說道，潘小姐，這是你們校裏的校役金生送來的。慧君接在手中。說聲謝謝你，那茶房說聲不要客氣。回身走出去了。慧君把那兩封信的封面一看。一封很厚的正是伊盼望的飛鴻。那一封是個女同學寄給伊的，伊忙支持着坐起身來，背倚在床欄杆上，又將那女同學的信擱在枕邊，而先拆開這一封很厚的來看，抽出三張紫羅蘭色的波紋信箋，上面用藍墨水寫着一行行的很

整潔的字，上寫道，

慧君，

昨日我正在枯坐無聊的當兒，忽然接到你的瑤函，空谷足聲，感慰之至，我讀了幾遍，好似和你相見一樣，承蒙你費了許多筆墨，一片好意的來安慰我，真使人感激涕零，不過有病之人的思想總是和無病的人不同的，雖然醫生也教我不多思慮，然而我怎能沒有思慮，身體雖靜靜坐着，而腦中却是思前想後起落不停，達摩面壁，廣成靜形，自知我這個凡夫俗子怎易達到呢，

你離莫于山已有一個月了，常常要使我想到你在山上的光景，崖前觀瀑，月下吟詩，多麼的閑情逸致，現在我雖然也有時走出去看看瀑布，在石上坐一回，有時明月窺窗，夜色幽靜，然而沒有你同在，就覺得明月飛瀑都不能助我的興，真是不知其所已然了，你要笑我自己太不會消遣了嗎，

病，累得我够了，醫院裏生肺病的人如此之多，因為昨天這裏又有三個年紀很輕的人來此療養，其中有一個走路已走不動，經人扶着他入院，他們的命運不也是和我所以我希望醫院大夫對於這一點也要注意，如何去補救他，我的話說得太大了，不如說回來吧，我告訴你，近幾天來，我的病勢似乎好些，痰裏的血絲沒有了，不過潮熱

尙沒有退，而胃口却也好一些，前天家父會親到這裏來看我，帶了很多的滋補品給我吃，其實我那裏吃得下這許多，然而父母愛子之心，是天高地厚的，不知我將來也能够有一天使老人家得到快慰嗎，我現在暗地裏流淚了，

秋氣蕭條的莫于山和以前源暑之時又不相同了，你在山上的時候，那些閩人們富商們來來去去，熱鬧得很，現在不見這些人的影蹤了，山川寂寥，林泉清冷，不知山靈感覺到怎樣，我想山靈也未必見得歡喜熱鬧的情形吧，我又想到古人有兩句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自然有很深的含意，可走到了今時代却又不然了，在山的泉水也未必真能澄清，而一處處名勝之區都築有閩人們的別墅洋樓，而北山移文也是多作的了，

記得小時候讀過一篇湯琵琶傳，他是一個大音樂家，而在他的幼時，每聞樂聲，輒淒然欲泣，別人問他，他回答說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心自淒動罷了，可見得一個人的天性，怎麼樣便怎麼樣的，我的人生觀常抱着一種悲哀，偏趨於消極一方面，在病後更甚，自知這是對於我身體無益的，況且照我所處的家庭，也是席豐履厚，並無什麼不愉快，那麼我何必如此呢，也許是我的天性如此吧，這幾夜秋蟲在窗外唧唧地哀鳴不絕，好似自訴身世，博人同情，但是秋蟲也不過自唱高調而已，寒風冷露不久，